



胸怀

短篇小说集

7.7

胸 怀

短篇小说集

白城地区文化局 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胸 怀

短篇小说集

白城地区文化局 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通化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$7\frac{1}{4}$ 印张 150,800字

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次1—9450册

书号10091·736 定价0.49元

目 录

我和春生.....	郝国忱 (1)
夕照正明.....	郑忠辅 (22)
“小女婿”.....	赵瀛洲 (34)
新 房.....	孙国安 (46)
急 诊.....	李向文 (55)
职业问题.....	朱庚岩 (66)
粉匠兄弟..... 张有山	刘永平 (80)
招亲记.....	鹏 霞 (90)
枸杞之乡.....	樊国正 (107)
胸 怀.....	张建华 (120)
农村小记.....	李 文 (133)
我们医院里的两个青年.....	张 琦 (144)
渔乡风雪.....	刘德润 (160)
车过荆棘山.....	金跃华 (174)
老后勤.....	夏桂楣 (187)
新来的教务主任.....	杨子江 (194)
孩子们的心.....	高福胜 (208)
特木尔司机.....	李润璠 (215)

我和春生

郝 国 忱

不知什么原因，这几年介绍对象又成了风。媒人把小伙子领到姑娘家，坐一阵，唠唠嗑，让姑娘和亲友看看。农村还是老叫法：相姑爷。

每逢谁家相姑爷，姑娘们总要扒门儿隔窗子偷偷看一看。看完之后就背地评论起来：

“小凤子可真命好，找这么美个小伙子！”

“雪芹跟人家一比就差多了！她那位嘴唇那么厚。”

“眼睛也不如人家这位好看哪！”

“白瞎雪芹那个小模样啦！”

听着这样的议论，我既不替小凤子庆幸，也不为雪芹惋惜。不仅如此，反而暗暗为女友们这些浅薄的见地感叹。

不知她们有没有这个感觉：在陌生的人们中，你可以明了地分辨出哪个俊哪个丑。而在熟悉的人们中，你只知道谁可亲可敬，谁讨厌烦人。至于长相如何，却一时很难说清，可见，人的美并不单单取决于长相，而更重要的在于品格。哪种人的品格美呀？这可复杂了。不信，讲讲我和春生的事：

一 好 小 伙

那年我家从朝阳镇搬到这立马坡。初到新的环境，满眼全是陌生的面孔。邻院的一个小伙子叫高学，长得五媚六彩，精神洒脱，又热情又会说。我们的搬家车一到，他便跑前跑后，帮我家收拾房子、搬东西。不知从哪论的，管我爹叫大舅，管我妈叫大舅母，叫得爹妈不住口地夸赞。

村西头还有个小伙子叫春生，他的模样冷眼一看给人一个厚迟迟的印象，鼓棱棱的脸，厚厚的嘴唇。见到陌生人，你不先说话他永远不会主动和你搭言。老支书二乐叔让他帮我家收拾收拾东西。他来的时候，高学正忙得热火。他刚要伸手去搬坛子，高学飏地先把坛子搬走了，高喊着：“大舅母！坛子往哪放？”他迟疑了一下，伸手又要去挪缸。这时高学早放好了坛子，急匆匆从屋里走出来，先又把缸操在手里。他看看这也伸不上手，那也伸不上手，愣了一会儿，悄悄地走了。

就第一印象而言，春生和高学太不能相比啦！

然而，相处得时间久了，第一印象的春生和高学不知什么时候都偷偷地不见了。又是两个切切实实的人，朝夕出现在眼前。

高学虽然仪表英俊，但功课上却是个大白薯。他和春生都是高中生，春生理化数学可以给你讲得头头是道。他却拿起书本满头冒汗，精神的大眼里布满了令人厌恶的傻气。

春生是个诚恳的人，但有时过于古板。初中快毕业那年我病了，耽误了一个多月的功课。放寒假我求春生给我补课，他开始不愿意答应。他妈说了他，他才答应了。但我每次去补课，他非让他妈在跟前做活不可。一次，他妈说是要上东院替双鞋样子，出去了。屋里只剩下我们俩。这下子他可不自在极了，坐得离我远远的。他在纸上演习题也不许我趴桌上去看。见他这副古板样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真的，他实在太可笑了。

正在我发笑的时候，高学推门进来了，春生问他有什么事，他说没什么，在屋里转一圈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我妈说什么也不准我上春生家补课了。村子里风言风语的闲话也起来了。这可真把我气坏了。别说我们俩根本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有意思又有什么值得哄嚷的呢？

我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参加了生产。

夏季的农村，真把人忙死了。早晨三点钟就扛锄下地，晚间收工得八点多。夜里睡眠不足，人们都抓紧歇晌工夫多睡一会儿。可春生却天天午间忙。上午收工刚回来，磨米房的老宋头站在村口等着呢。米碾坏了，找不出毛病来。春生家顾不得回，跟老宋头走了。等老宋头眉开眼笑地望着米碾呜呜地转起来，下午出工的钟又响了。春生只好把妈妈送来的大饼子往兜里一揣，扛锄下地了。

第二天晌午回来，饲养员老李头又等在村口。菊花青病了，不吃草。春生又急匆匆地跟老李头走了。

第三天晌午郭大娘的大肥猪不吃食；

第四天晌午赵大嫂的灶坑不好烧；

第五天……

春生就这样不言不语地天天忙。人们求他，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。他成了立马坡最受尊重的人。可天天捞不着午睡也真够他受的。

那天晌午回来，我妈拿着剪子对我说：“一点也不快，求春生给磨磨吧！”“剪子还求人给磨？”我一把夺过来，噔噔跑到生产队。在大磨石上“嗤嗤”地磨起来。磨一阵，铰棉花试一试，不快。又磨一阵，还是不快。急得我汗珠子挂了一脸。

春生帮大老板收拾完胶车，擦着手过来了。他伸手把剪子拿过去，左看看右看看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剪股弯了。”说着便满屋找锤子，没找着，说：“拿家给你砸砸吧！”他前边走，我后边跟着，来到他家。

春生从仓子里拿出他的百宝箱。嚯！箱子里东西真全哪：砧子、锤子、大剪子、螺丝刀子、活口扳子、铁锉、木锉、螺丝钉、螺丝帽，什么都有。春生把剪子放在砧子上用锤子轻轻敲了几下。再扯块棉花一试，“唰”地剪断了。

我感激地望着他，半天，说：“你咋什么都会呢？”

这时春生妈站在门口，笑呵呵地褒贬儿子说：“什么都会，就是嘴不会说，到时候看谁跟他对象！”

我只觉得一股热浪扑到脸上，赶忙拿起剪子跑了。

谷香醉人的秋天来到了。田野象一幅色彩厚重的大油画，铺展在广阔的蓝天下。这是社员们用劳动的双手集体完成的杰作。人们欣赏着自己的杰作，更忘不了为这杰作贡献最大的人。大队党支部决定在收割之前表彰一批模范社员。

老支书二乐叔买了五尺红绸子让我做几朵大红花。我知道这红花将给谁戴。我仔细地剪哪，用心地缝啊！一连做了三个晚上才把花做成了。先挂在自己的胸前对着镜子看了看。吓！光彩极了！不知是羞的，还是红花照的，满面红得象化了妆一样。婶子大娘们都说我是姑娘中最俊的一个，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她们说的好象有点道理。

我赶忙把花摘了下来，怕快嘴的妹妹见了说怪话。

表彰模范社员大会是在村南大杨树下召开的。人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。秋天的太阳慈祥地眯着眼睛，用他那温柔的光，烘烤着金色的大地，烘烤着一张张兴奋的面孔。

老支书宣读大队模范社员名单了。第三个名字就是春生。一个小学生把我做的大红花给他戴在胸前。他在众人面前站着，那么不自然。手脚不知放在哪才对，脸上也冒出了汗。周围的掌声象雷一般的响。我光替他着急了，竟连鼓掌都忘了。我身边的桂兰扯了我一把，说：“唉！鼓掌啊！”我这才想起来，可我鼓的时候别人早停下了。这一来我就显得突出了。我不好意思地去掐桂兰，桂兰捂着嘴笑着躲开了，这时旁边人就小声议论开了：“看见没有，台上那个戴花的小伙子，就是鼓掌那姑娘的对象！”

“哪个姑娘啊？”

“那呢，咬辫子那个！”

我知道他们在指点着我，没敢抬头。听着这样的议论，我幸福极了。春生的光彩好象就是我的光彩。可又一想，我算是什么对象啊？连在一块谈都没谈过。

开完会，吃完晚饭，我说要借一本书，来到春生家。春

生跳着凳子正往墙上挂奖状呢。春生妈捧着大红花啧啧地夸奖着：“谁这么巧哇！这花做得都赶上花匠铺里买的啦！”

春生喜滋滋地说：“那位呗！”

“哪位？”

“就是常上咱家来的那位！”

一听他叫“那位”，我这心里好象通了电，脸象烧着火。

春生妈一抬头看见了我。喜气盈盈地说：“这可是，说曹操曹操就到！哎哟，怎么啦？脸咋这么红啊？”

我故意往射进霞光的窗下一站，说：“这不是日头晃的吗？”

也不知老人家信没信我的话，反正她不再追问了，把红花递给儿子，呵呵地笑着走了。

春生挂好了红花，跳下凳子，见妈走了，愣愣地问：“我妈呢？”

我忍不住笑了笑，说：“可能又替鞋样子去了。需要找回来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！”他不自然地坐在凳子上，老半天，什么话也没有。最后站起来说：“咱们去劈柈子吧！”

我随他来到屋后园子里。太阳已经隐进村西的树林。满天明丽的晚霞映得园里的果树叶子金光耀眼。

春生挥着镐，猛力地劈着一大块木头。我站在旁边，望着他那敏捷的动作、健壮的体格，把他劈下来的柈子一块块地捡起来，整整齐齐地垛在一棵果树下。

木头劈完了。春生拄着镐，擦着脸上的汗，惴惴地说：

“我真担心！”

“担心什么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“极度的幸福很可能带来极度的痛苦。”他思索着回答。

“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”我急忙打断他的话。

说真的，对于我们的美满前程，我是完全充满信心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我的心目中是最美的小伙，我完全忘掉了他嘴唇有些厚。

二 心头的薄冰

人都是爱美的。可美的颜色也同草的颜色一样啊，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。

历史无情地推移着……。

老支书二乐叔犯了“路线错误”回小队放牛去了。

高学参加了几次讲用会，入了党，上大队当了支书。

这一年选模范社员的时候，大家又选了春生。新支书，新规矩，表彰先进不戴大红花了，开讲用会。高学从公社请来两名“笔杆子”，帮助春生“吹路子”，写材料。两位攥着笔杆象逼口供一样，问春生用休息时间给队里修电机，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想没想到这电机要用来带脱谷机？脱谷机要把粮食打下来去支援世界革命？

春生搓着两只大手，为难地说：“我也没想这么多呀！我就寻思不赶紧收拾上不得耽误生产吗！”

两位说：“讲用得比原来高一格，我们咋写你明天就咋讲吧！”

春生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可不能说假话！”

一听“假话”二字，一直在地上踱来踱去的高学急眼了：“怎么讲？就讲你一心为生产？那不是让你去贩卖‘唯生产力论’吗？你这人可真窝囊到家啦！高中毕业连个讲用稿都写不好？！人家给你请两位帮忙的，你还总不上路！你这人咋这么窝囊呢！”

高学在短短的几句训话中，一连说了两遍“窝囊”，“窝囊”二字象两个重重的铁块，打在我的心上。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创伤。我痛楚地暗暗埋怨：春生啊，你怎么这样不争气呀！你那股灵气哪去啦？你什么都会，怎么偏偏就不会写材料哇？……

春生用不服气的目光狠狠地盯着新支书，半天说：“要不就别写这材料啦，明天到大会上我咋想就咋说吧！”

“你咋想咋说，说出政治毛病来你负得起责任吗？”新支书卡上了。

老实人更不吃这套，他闷了半天，耿迟迟地说：“这‘模范’我不当行不行？”

“你不当可以，不过这是群众选举党支部决定的。当不当得支部研究后才能定！”高学显然对春生自己提出不当“模范”心里是满意的。

“那我听支部的！”说完，春生梗着脖子走了。

高学对着春生走去的背影，对两个笔杆子，（但更重要的显然是对我）轻狂地嘲笑道：“看这副窝囊相，还上得了

大台儿！”

又是“窝囊”二字，我脊背上只觉“唰唰”地直透寒气。

也谈不上党支部是怎么研究的，春生的“模范”不仅没有撤掉，反而允许他上台随便讲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不禁为春生捏了一把汗。一见生人都不会说话，众目睽睽之下能讲好吗？

会场还是在村南大杨树下。新支书高学是大会的主持者。他迈着随随便便的步子走到讲桌前。一声不响，用他那当官后才见得威严的目光四下望着。会场上嘈杂声立时停息了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演说。他讲得是那样坦然自若，那样慷慨激昂。人们仰着脸听着。

我的心里第一次涌起嫉妒之感：他这个巧舌头为啥不长在春生的嘴里呢？

高学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发言。下边该轮到春生上台“讲用”了。春生极不自然地走到桌子跟前，未曾说话脸先红了，一直红到脖子根。见他这副模样，我连忙低下了头，心怦怦地跳。耳朵惊恐地等待着。既怕听见他说话，又怕他说不出话来。

他的声音终于传来了。说来也奇怪，平常听他的声音是那么和谐悦耳。而今天，他的声音却突然变成了硬扭的生瓜，又硬又楞。只听他说：“乡亲们，我不会讲话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场上就笑圆台了。我身旁的桂兰擦着笑出来的眼泪，说：“唉，他几岁呀？还不会说话呢！”我心里真都急死了：“嗨，咋能这么说呢！”只听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真的，咱没长巧舌头，说话上不了纲，上不了线。乡亲们选我当‘模范’，是看我给社里做了点好事，没看我还有这么个大毛病。今个儿站在这我挺愧，愧的是我做的还很不够。至于嘴笨这毛病，我看我还得留着它。为啥呢？因为咱本来分量不大，越玄乎就越不值钱。……”

这都是胡说些啥呀？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我惊讶地抬起了头。果然，人家已经回到原位坐下了。会场上人们哄哄地议论开了：

“怎么就讲这几句呀？”

“老实人嘛！”

“话不在多，琢磨琢磨，有味道！”

“嗨！你看这个小桌不起眼，没点本事的，往那一站说不上五句，保证没词儿了。”

“这人真老实到家了！”

议论声象箭一样地射着我的耳鼓，我害羞，他怎么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？我难过，这里说的“老实”，其实就是“窝囊”的客气说法。

也不知道会是怎么结束的。我随着人流，神情恍惚地回到了家。

进了门，见妈正在锅前忙忙碌碌地做菜。妈告诉我大姐夫和二姐夫来了。我抬头一看，大姐夫正在院子里劈柴。又进屋一看，二姐夫正坐在炕上喝茶水，我爹陪着。

这里有这么段说道：大姐夫是个老实的贫农社员。由于他是社员而且老实，所以多替到我家来，爹妈也不拿他当客待，有活让他去干，没活也要找点活让他去干。二姐夫是个

精明的工作干部。由于他是个干部而且精明，所以多咎到我家来，爹妈都要特殊招待一番。不是杀鸡就是宰鹅。今天两人同来，两种待遇也就格外分明了。

饭刚要做好，高学寒喧着进来了。据说高学和二姐夫在高中时曾是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我帮妈放上炕桌，摆好碗筷和酒杯。爹扯扯拉拉地把高学让上桌。二姐夫挨高学坐下了。妈叫我到院里去喊大姐夫。

大姐夫只推不会喝酒，怎么也不肯进屋。我望着大姐夫那张憨厚质朴的脸，我突然发现这张脸上好象有春生的影子。这发现使我的心头不禁一震。我害怕，我难过，难道春生将来就是这个样子吗？我不敢想下去了。

我回到屋里说大姐夫不会喝酒，不肯来。二姐夫轻蔑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不来拉倒吧！这个人哪，真窝囊到家了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近来我咋这么害怕别人提到“窝囊”二字呢！我越怕，别人却偏偏越这么提。我只好把头垂得低低的，好象怕人发现这里的秘密。

酒桌上三个人喝得痛快，唠得投机，高学和二姐夫不时地发出得意的大笑。笑后又是畅快地唠。他们唠新生力量怎样革“老家伙”们的命，反修防变，为革命掌权。他们唠大权在手怎样吃得开了：只要说句话，签个条，比碗大的公章还好使；日子过得怎样好，房子不消说，连仓子都是青砖墙、水泥地，而且一个钱也不曾花。他们尽情地唠着，自我炫耀着。

二姐夫突然把话题一转，问高学为什么现在还不订婚。

高学深有感慨地说道：“唉——！难哪！相中咱的咱还没相中人家，咱相中了人家，人家还看不上咱。”

这时，我只觉得两只锥子一样的目光朝我的脊背狠狠地扎来，我急忙转身走出了房门。

第二天，二姐夫没有走。正正经经地提出来，要给我保媒。我还没等他把高学的名字提出来，便连忙堵住了耳朵，喊着：“不需要！不需要！”跑出家门。

我正无目的地跑着，在街上碰见了春生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不自然地望着我。我也极不自然地望了望他。谁也没说一句话就各自走开了。从此以后，我暗暗发觉，在这深秋的季节里，我的心头也渐渐结了层薄冰。

三 失去光彩的大红花

我已经说不上多长时间没到春生家去了。这期间二姐夫提了几次高学的事。都被我拒绝了。高学看看没什么希望，只好和桂兰结了婚。他们结婚那天，妈把我好顿埋怨：“这样相当的人你哪找去！以后真要找赶不上人家的，我看你后不后悔？”

后悔什么呢？高学虽然出息了，当了党支书，但我厌烦他。我怎会和他结婚呢？可我一定得找个比他还强的人。

为什么？因为桂兰无论相貌还是人品众评公论都比我差远了！

春生比高学强吗？自那次“讲用会”以后，春生便被深

深打上了“窝囊”的烙印，他怎么能和人家年轻有为的新支书相比呀！

这样想着，我更加有意地避开了春生。

晚上收工回来，妈叫我去找鹅。我从村西头的水塘里把两只大白鹅轰出来，赶着往家走。冷不防一只鹅拐进了春生家的院子。我无可奈何地朝这所熟悉的院子望了望，赶着剩下的一只回家了。

世界上的事情真是个大矛盾。你盼望的事，总是远离着你，你只好亲自出门去找。而你害怕的事，却偏偏要自动来叩你的门。

这天我正在屋里洗头，小凤子跑来通知我去开团支部会。我问：“在哪开？”她说：“在春生家。”说完噔噔噔地跑了。

这下子可把我难住了。去吧，咋进屋哇？不去吧，这是支部会，自己还是个支委。人家事后问，为啥不参加会？更不好回答。

湿漉漉的长发象一道厚厚的幕帘垂在眼前。我藏在这幕帘后，一边梳理着一边反复地思索着，到底去不去？最后决定还是去。

我急忙编好了辫子，葱绿色的毛衣外罩了件蓝涤卡的外罩，又穿上银灰色的大棉袄，把藕荷色的大毛围巾往头上一包，出门匆匆向春生家走去。

说也奇怪，方才还觉得为难呢，走在路上，反倒坦然起来了！

我坦然地推开春生家的门。春生妈热情地迎出来。我机